

高阳作品·红楼系列 8种13册

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炉，复原曹雪芹及其家族荣辱兴衰的人生画卷；上至军国大事，下至市井逸闻，尽入笔端；小说笔法，史家眼光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
高 阳 作 品 · 红 楼 系 列

高 阳 著

三春争及初春景

第一册



高 阳 作 品 · 红 楼 系 列

高 阳 著

三春争及初春景

第一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春争及初春景(全三册)/高阳著. —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6.3 (2011.7 重印)
(高阳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108-02427-5

I. 三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9457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

入梦正酣的鄂尔泰，被推醒了，听声音便知是听差何福，当即问一句：“有军报？”

意料中是有来自贵州的军报——平定苗疆本是鄂尔泰最大的功绩，因此得封伯爵，不想当年部署不周，苗乱复起，而且颇为猖狂。皇帝不得不在军机处以外，特设“办理苗疆事务处”，指派果亲王胤礼、皇四子宝亲王弘历、皇五子和亲王弘昼、文华殿大学士张廷玉、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专责办理。鄂尔泰内惭神明，引咎请罪，削去伯爵；皇帝对他的信任未减，但以向来讲究赏罚分明，认为“国家锡命之恩，有功则受，无功则辞，古今通义”，应该接受鄂尔泰的请求，削去伯爵，降封为一等子。同时作了一个特殊的安排，一方面准假家居，不必入值“苗疆事务处”；另一方面却又召入禁中，作为皇帝私人的助理，凡有来自苗疆的军报，都送交他先看，定了处置办法，再发交苗疆事务处。这一来，变成明降暗升，权力比以前更大了。

由于军情紧急，深夜被唤醒了看军报是常事，但这天晚上却不是，“海大人来了。”何福答说：“等着要见老爷。”

“海大人”是指户部侍郎内大臣海望；他是满洲正黄旗人，姓乌雅氏，是皇帝的生母孝恭仁皇后娘家的侄子，算起来是皇

帝的表弟。宿卫的椒房贵戚，深夜相访，当然是有极紧要的事，于是口中说“请”，人已起床，而海望在外面听见声音，竟不待传报，径自一掀门帘，大步跨了进来。

“中堂，请换袍褂！”

“怎么？”鄂尔泰大为诧异：“皇上召见？”

“是！”海望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当着何福说了出来：“皇上中风了。”

鄂尔泰犹如焦雷轰顶，被震得站立不住；何福急忙扶著他坐下，随即转身去取官服。

“怎么一下中风了呢？”鄂尔泰定定神问说：“要紧不要紧？”

“来势不轻。”海望把声音压得极低：“是‘马上风’。”

鄂尔泰倒抽一口冷气，一跺足站了起来，咬牙切齿地骂：“王定乾、张太虚真该碎尸万段！”

“唉！”海望叹口气说：“真没有想到。”

“事先有什么迹象没有？”

“昨儿上午，说有点儿头晕。我想通知四阿哥、五阿哥来请安；皇上还说不必。服了药照常看折子，精神好得很。哪知道今晚上会出事！”海望又问：“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通知张中堂？”

这是说张廷玉；他在海淀有座赐第，名为“澄怀园”，要通知也很方便。鄂尔泰便问：“皇上怎么交代？”

“皇上嘴歪口斜，话都说不利落了。只听他不住说个‘鄂’字，我就赶紧来请中堂。”

“既然未召张中堂，你亦不便擅自传旨。等我见了驾再说吧！”

由二宫门绕“正大光明”殿、“前湖”、“奉公无私”殿到“九州清晏”寝宫，有好长的一段路，海望来时，还是八月廿二夜里，回到“九州清晏”，已是八月廿三子时了。

寝宫中灯火通明，静悄悄只微有异声，只见总管太监苏培盛迎了上来，也不行礼，只急促地向鄂尔泰说道：“快请进去吧！”

等上了台阶，踏入殿门，只听东暖阁中“呼噜、呼噜”是皇帝痰涌的声音。苏培盛掀开门帘，鄂尔泰朝里一望，只见皇帝靠坐在一名太监胸前，头半侧着、口眼喎斜、面红如火、痰响如雷，眼看是“大渐”了！鄂尔泰想起知遇之恩，不由得呜咽出声。

“中堂别伤心！”御医低声提醒他：“皇上心里是清楚的。”

鄂尔泰便不敢再哭；进门照规矩磕了一个头，口中还说一句：“奴才鄂尔泰给皇上请安。”说完，站起身，佝偻着腰，趋向御榻。

“万岁爷，万岁爷！”苏培盛在皇帝耳际说：“鄂中堂来了。”

皇帝还有知觉，微微将头转了一下，努力想睁大眼来，却无能为力，只滚出来两滴泪水。

鄂尔泰强忍悲痛，而且尽力保持平静的声音：“皇上万安！放宽了心，一切都不要紧！”

皇帝将眼一闭，泪水又被挤了出来；然后听他吃力地、模糊地说了两个字：“盒——子——。”

“是这个盒子不是？”苏培盛从身上掏出一个景泰蓝镶金的方盒子举高了问。

等皇帝极困难地点了一下头，鄂尔泰已跪了下来，接过金

盒，只听皇帝突然喷出一个字来：“看！”

金盒上有把小锁，但钥匙就挂在盒子上，苏培盛帮着打开，鄂尔泰取出内藏的一道朱谕，看了一下，用很清楚的声音说：“皇上请放心，是四阿哥；奴才一定遵旨办理。”

皇帝的双眼合上了，痰涌的响声渐渐低了下来，海望用颤抖的手指去探一探皇帝的鼻息，转身向鄂尔泰说：“皇上升天了！”

于是苏培盛首先抢天呼地般哭了起来，十三年前在圆明园以南的畅春园中，深夜“蹰蹰”的哀音，再一次震撼了玉泉山麓。鄂尔泰却没有眼泪，一种独受顾命的责任感，充塞于方寸之间，形成极其沉重的压力，但也构成令人兴奋的挑战，因此，他能对那一片震天的哭声，充耳不闻，悄悄地隐在僻处，凝神运思。

只几转念之间，便决定了大步骤，现身出来，先是找一个帮手；此人名叫讷亲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姓钮祜禄氏，是开国勋臣额亦都的曾孙，也是孝昭仁皇后的内侄，袭封公爵，在军机处行走，一向跟宝亲王接近；而且他兼领着“銮仪使”，这个只是掌管仪仗的差使，当此大位递嬗之际，格外显得重要。

“讷公，”鄂尔泰将讷亲拉到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四阿哥接位，你知道了吧？”

“听说了。”讷亲皱着眉说：“撷芳殿的那两位，不知道会怎么说。”

“正就是为此。我得马上赶进宫去，这里交给你了。”鄂尔泰略停一下，加了四个字：“前程远大。”

讷亲如梦方醒，这不是拥立的不世之功？顿时又惊又喜，而双肩亦突感沉重，“毅庵，”他唤着鄂尔泰的别号，有些踌躇：

“恐怕我应付不下来，张衡臣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你跟他说，他亦在顾命之列，不过，这得请嗣皇帝亲口来宣谕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讷亲明白了！张廷玉必须支持宝亲王继统，才能成为顾命大臣，这是一个交换条件。

“还有，庄王大概在路上了，我遇见了，我会跟他说；果王是今天黄昏到的，这会儿当然也赶进来了，请你跟他说：这件大事，要请两王做主，请他赶快进宫，我在军机处待命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再有一件，銮仪卫请讷公格外留心，别出岔子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讷亲被提醒了，“我马上派人回去预备。事不宜迟，毅庵你快去吧！”

鄂尔泰带着海望，星夜急驰，进了西华门，直到隆宗门前，方始下马，进门北屋就是军机处。由于军机大臣都随驾在海淀，所以北屋锁着，但军机章京办事的南屋，却有灯光，鄂尔泰与海望便先奔南屋。

“啊！”值宿的军机章京方观承，大为惊异，“中堂跟海大人怎么来了？”接着又惊呼：“血、血！中堂裤腿上的血是哪儿来的？”

不提倒也罢了，一提起来，鄂尔泰顿觉双股剧痛；皮马鞍是破的，奔驰太急，臀部擦伤流血，竟尔不觉。此刻，也只是痛了一下，随即就抛开了。

“问亭，”鄂尔泰答非所问地：“你到内奏事处去一趟，让他们赶紧到‘乾西二所’，把宝亲王请来。”

“是！”方观承突然有了发现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指着鄂尔

泰的摘了顶戴和红缨的大帽子，张口结舌地问：“中堂，是、是‘出大事’了？”

“是的。这会儿没工夫跟你细谈，赶紧去，别多嘴！”

这是告诫他勿透露皇帝已经宾天的消息。方观承极其机警，到得内奏事处告诉管事的太监，只说“园子里送来紧急军报，交代宝亲王即刻处理。鄂中堂在军机处坐等。”随即转回原处。

“问亭，”鄂尔泰说：“你来拟遗诏。‘皇四子人品贵重，克肖朕躬。’要把‘自幼蒙皇考钟爱’的情形，多书几笔。你请到里屋去写。”

方观承答应着，另外点燃一支蜡烛，捧着到里屋去构思；“大事”出得仓猝，心神不定，久久未能着笔，但听窗外步履声起，宝亲王已经来了。

“臣鄂尔泰、海望恭请皇上金安！”

这一声以后，便是碰头的声音，而且听声音不止鄂尔泰与海望两个人，必是屋内屋外，所有随行的太监及军机处的书手、苏拉都在见驾了。方观承心想，是不是也应该一谒新君？正考虑未定之际，只听“哇”地一声，宝亲王开始号啕大哭。

“请皇上节哀应变，诸多大事要请皇上拿主意。”鄂尔泰又说：“这会儿不是伤心的时候。”

这句话说得相当率直。嗣皇帝收住眼泪问道：“怎么一下子就去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鄂尔泰重重叹气，“王定乾、张太虚该死。”

这句话尽在不言中了。只听见嗣皇帝说：“我此刻方寸大乱。应该干什么，自己都不知道；你们说吧！”

“请皇上传谕：以庄亲王、果亲王、张廷玉为顾命大臣。”

“刚才启奏皇上，”海望接口：“受顾命的，实在只有鄂中堂一个人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嗣皇帝，自己能不能安登大宝，全靠庄、果两王和张廷玉、鄂尔泰；尤其是眼前的鄂尔泰，关系更为重大。转念到此，亲自伸手相扶，“你起来！”他说：“咱们好好商量。”

要商量的是如何应付住在撷芳殿的那两位——嗣皇帝同年生的胞弟和亲王弘昼，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嫡子理亲王弘晳。这时的嗣皇帝和鄂尔泰，不约而同地想起雍正八年春夏之交，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日子；不过嗣皇帝是亲身经历，而鄂尔泰是得诸听闻，即令如此，一想起来仍令人不安。

雍正八年春天，皇帝的怔忡旧症复发；一闭上眼就会梦见“二阿哥”废太子胤礽，来向皇帝索命，一惊而醒、冷汗淋漓，心跳好半天都静不下来。

皇帝残骨肉、诛功臣，杀过好些人，都无愧怍，只有雍正二年十二月私下毒杀了他的这个胞兄，却不免内疚神明，因为细想起来，胤礽没有丝毫对不起他的地方，而他暗算胤礽却不止一次，先是康熙四十七年，胤礽第一次被废，禁锢在上驷院中临时设置的毡帐中，皇长子直郡王胤禔及皇四子雍亲王胤禛，也就是雍正皇帝，奉命监守。两人起意用魔法谋害胤礽，结果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所举发。直郡王胤禔被幽闭，而皇四子雍亲王心计甚深，做事的手脚很干净，更难得的是皇十三子胤祥出面顶了罪，以致被圈禁在宗人府的高墙之内。因此雍亲王夺得皇位以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释放胤祥，封为怡亲王。

照情理说，雍正皇帝既已如愿以偿，得居大位；而胤礽既失皇位，复被幽禁，应可安享余年，而仍旧放不过他，雍正皇帝

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。早年诛除异己，觉得坏事反正做了，多做一件也无所谓，及至天下大定，闲来思量，总觉得愧对“二阿哥”，久而久之，便得了个怔忡之症。他也曾私下忏悔默祷过，而且将袭封为理郡王的弘皙封为理亲王，表示弥补疚歉，但怔忡之症，时发时愈，始终未能断根，只是这一回发作得格外厉害。

更糟糕的是怡亲王胤祥也得了这样一个毛病。他是从高墙中放出来以后，亲眼看到皇帝弑兄屠弟，是如此心狠手辣而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的一个人，所以日夕生活在戒慎恐惧与悔恨之中。

这时眼见“二阿哥”向皇帝索命，想起当年亦曾同谋，又增一番恐惧悔恨，终于支持不住了。

于是有一天兄弟俩——皇帝与怡亲王胤祥，都是精神比较好的时候，屏人密谈。怡亲王表示：胤礽来索命，他愿意抵偿。不过胤礽无主游魂，应该为他觅一个安顿之处，常受祭享。于是皇帝决定封胤礽为潮神，为他在浙江海宁立庙，庙用蓝瓦，是王府的规制。

这番措施有些效验，命是不索了，却要索还皇位。皇帝在夺位时，强词夺理、气盛得很，事定以后想想，自觉说不过去，譬如说皇四子弘历，“素蒙皇考钟爱”，曾向温惠皇贵太妃说过：“是命贵重，福将过予。”意思是弘历将来亦会做皇帝，而弘历的皇帝，必出于他之所传，这就足以证明天心默许，圣祖在说这话时便先已决定要传位给他了。

但是，这话说得通吗？他曾说过，“八阿哥”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，来自“辛者库”，所以胤禩是“出身微贱”，决无继位之望，可是弘历的生母是热河行宫的宫女，也是“出身微贱”，何

以圣祖会断定他也会做皇帝，而有“福将过予”的话？

因此，到得皇帝比较平心静气时，解释民间流言他如何夺位时，论调与以前多少不同了，好些地方，仿佛含蓄地在说：皇位原该是胤禔的。胤禔既已被废，他就不算是夺位。这跟圣祖所说：“本朝得天下最正。明朝原已亡于李自成；本朝天下得自李自成之手，是替明朝报了仇。”是一样的道理。

也许是有胤禔来索皇位这么一个梦，也许是皇帝魂梦不安的幻觉，总之为了祛除他心里的这块病，他派庄亲王胤禄到胤禔的墓园去祭告，他一心一意只为大清的天下，将来为国择贤，弘皙与他的两个儿子一样，亦有继承皇位的资格。同时宣谕：理亲王弘皙迁入宫中，与皇五子弘昼一起住在撷芳殿——在文华殿后面，明朝端敬殿、端本宫旧址，通称“南五所”，向来是皇子的住处。皇四子弘历则早在雍正五年赐赠时，就已移居西六宫后面的“乾西二所”了。

说也奇怪，从弘皙入宫后，皇帝居然眠食俱安，但怡亲王胤祥却在五月里一命呜呼。皇帝相信他是为他代偿了胤禔的命，伤感与欣慰交并，为了报答起见，除了照胤祥生前的意思，以他的幼子弘晓承袭怡亲王以后，又另封胤祥一子弘皎为宁郡王，亦是世袭罔替。

可是，对于弘皙迁入宫中这件事，皇帝却有悔意了；私下决定，仍旧传子而不传侄，好在只说择贤而立，不立弘皙，不算背盟。

不过传子却又费踌躇，弘历虽有“素蒙皇考钟爱”这句话在，而他自己所钟爱的，却是皇五子弘昼。

大家的意思，仍是劝皇帝择贤而立。但何以谓之贤，何以谓之愚？实在不易分辨得清楚。精明与刻薄，慷慨与挥霍，毫

厘之差，失之千里。皇帝反复考量下来，想出一个试验的办法。这天将庄、果两王，鄂、张两相召入养心殿，只见桌上陈列着两个黑漆木盘，上覆黄袱。皇帝亲手将黄袱揭去，一盘中盛一方玉印，一盘中是十粒莹光耀彩，尺寸稍逊于东珠，但也是稀世之珍的大明珠，在黑漆盘中滚个不停，将人的眼都看花了。

正当四个人都在纳闷，不知皇帝是何用意时，苏培盛已带了两个太监进来，小心翼翼地将漆盘捧了出去。皇帝并无一语，大家也不敢多问，只是顺着皇帝的意向，奏陈各人掌管的政事。

约莫一顿饭的工夫，苏培盛回来复命说：“四阿哥要了玉印，五阿哥要了珍珠。奴才传旨，不必亲身来谢恩，两位阿哥还是向养心殿的方向磕了头。”

“喔！”皇帝问道：“是谁先挑的？”

“奴才请四阿哥先挑，四阿哥说：‘让五阿哥先挑吧！’五阿哥就说：‘我要明珠。’”

“四阿哥呢？怎么说？”

“四阿哥没有说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”皇帝问说：“你总看出点儿什么来了吧？”

“奴才看四阿哥是高兴在心里的样儿。”

皇帝挥一挥手，遣走了苏培盛，叹口气说：“这可真是天意了！”

两王两相到此方始恍然，皇帝是测试两皇子的志向，明珠喻富，玉印喻贵，皇五子先挑，本自占了大便宜，不道舍贵而取富，此非天意而何？

“你们记住今年的事！倘或将来五阿哥有什么怨言，不拘

是谁，把今天的这段故事告诉他。”接着，皇帝提起朱笔写了一道手谕：“皇四子弘历、皇五子弘昼，年岁俱已二十外；皇四子着封为和硕宝亲王，皇五子着封为和硕和亲王，所有一切典礼，着宗人府照例举行。”

鄂尔泰回忆到此，随即省悟，先“收服”了和亲王，同胞兄弟合力来对付理亲王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正待开口有所陈奏，只听步履杂沓，庄亲王胤禄与果亲王胤礼，一前一后，相偕而至。进门便待屈膝，嗣皇帝急忙奔了过去，一手挟住一个，他的身材高，又富膂力，所以挟住两王，能不让他们下跪。

“十六叔，十七叔，”皇帝放声而哭：“你们看，我连送终都没有赶上。”

一帝两王，相拥而哭，鄂尔泰陪着淌了一会眼泪，跪下说道：“请皇上跟两位王爷节哀，还有多少大事要办呢！”

劝得收了眼泪，庄王说道：“臣是刚接到消息，说鄂尔泰进宫了。如今要办的大事很多，先后次序得分出来：请皇上明示，哪件该先办？”

嗣皇帝懂他的意思，要分先后的大事，只有两件，一件是到圆明园迎灵入大内，一件是宣诏明示，大命归于何人，他不便表示应先宣诏，那就仍旧只有饰词推拖了。

“我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请十六叔、十七叔跟鄂先生商量着办吧！”

“臣不敢当此称呼！”鄂尔泰急忙躬身回答，而也就是“先生”二字，更激发了他挺身担当的决心，“皇太后跟内廷各主位，大概也得到消息了，一定都在着急。请皇上先安慰了皇太后，好启驾迎灵。至于宣示哀诏，交给两位王爷跟臣来办好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嗣皇帝说：“一切都请十六叔、十七叔跟鄂先生做主好了。”

眼泪汪汪的和亲王弘昼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那副眼泪是哭大行皇帝，还是哭他失去了皇位，自己亦不甚分明，只觉得是太委屈了，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心中的委屈。

“有段故事，五阿哥只怕还不知道。”鄂尔泰平静地说：“当初原是五阿哥自己挑的。”

“挑什么？”弘昼茫然地问。

“挑玉印还是明珠？如果五阿哥挑了玉印，今天皇位就是五阿哥的。不过，”鄂尔泰紧接着说：“五阿哥也不必失悔，富贵荣华一辈子，也够了。”

弘昼初听不解，细想一想方始明白：顿时脸色大变，情不自禁地跺一跺脚。

庄王便即说道：“小五，你看开一点儿！你得仰体亲心，当初皇上为什么亲自拟你们的封号，宝亲王之宝，告诉你天命有归，非人力所能强致；和亲王之和，希望你守本分，‘家和万事兴’，民间如此，皇家亦不例外。你哥哥一向待你不错，今后当然更要照看你。你想要什么，告诉我，我代你去要。”

“我不想要什么；我也不知道要什么。阿玛把什么都给了他。我还能要什么？”弘昼悻悻地说。

语声中冤气冲天，不加安抚，只是硬压下去，纵能暂时无事，一旦爆发，必又是一场骨肉相残之祸。庄、果两王及鄂尔泰想起大行皇帝托以腹心，知遇之深，眷顾之厚，有个相同的想法，不独他的传位于皇四子的遗命必得实现，就是皇五子，无论如何亦须保全。

这样,事情就好办了。庄王悄悄将他们两人找到一边,低声问道:“你们看,用什么法子能让小五的那口气咽得下去?”

“惟有请皇上格外加恩。”鄂尔泰说:“五阿哥一向讲究饮饌服御,什么都要最好的;我想请两位王爷善加开导,反正将来必能让他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就是了。”

“空言只怕无用。”果王摇摇头:“得这会儿就见真章才好。”

“有了。”庄王点点头:“我想到一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?”

“把国事跟家务分开来办。”

果王不解;鄂尔泰却领会了,“十六爷,”他说:“皇上本来就交代过了,请两位王爷做主,这会就跟五阿哥说吧!”

于是回到原处,庄王叫一声:“小五!”首先作了一番表白,“你别当你四哥跟我的情分不同,我会向着他,正好相反,我现在是替你委屈。不过这也要怨你自己不好,当初本来是让你先挑的,你要挑了玉印,今天不就是你当皇上了吗?”

这番话说得更率直,弘昼椎心泣血般悔恨,脸色非常难看,鄂尔泰急忙加以劝解。

“五阿哥,你别难过。皇上一向待你最厚,将来自然还是格外照看你,要什么,有什么,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“是啊!你觉得委屈,人家可是求之不得呢!”

“十六叔,”弘昼说道:“不是我委屈,我娘太委屈!我娘若是听说阿玛是这么个主意,不知道会有多伤心。”

这话相当厉害。宫中向来是母以子贵,弘昼如果继统,裕妃便是圣母皇太后;他说这话,是为生母争名分,很难驳得倒他。

幸而有个人堪以相提并论，“要说伤心，在热河的那位，才真正伤心呢！”庄王指的是嗣皇帝的生母，热河行宫的宫女；他接着又说：“你阿玛为国择贤，把天下给了你四哥，我替你四哥做主，把你阿玛居藩的私财，都给了你。我这个做叔叔的，对得起你了吧！”果王这才明白，“国事家务分开来办”的意思是如此，当即说道：“你阿玛居藩的时候，生性俭朴，家规严整，门下包衣又是得意的多，常有孝敬。那份私财，你就敞开来花吧！”

“五阿哥，”鄂尔泰趁势进言：“兄友弟恭，而况到底是大行皇帝的遗命，不能不遵，你就到乾西二所磕个头，叫一声‘皇上’。忍得一时委屈，换来终身福分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这是好话。小五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

庄王的话渐有警告的意味了，弘昼知道不识趣就会更受委屈，当即说道：“如果我娘怪我，十六叔可得替我说话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你四哥对你娘，一定也有一番尊敬，博她一个高兴。”庄王接着向果王说：“你就带他去见皇帝吧！把我的意思说明白。”

果王答应着带走了弘昼。庄王透了一口气，但旋又紧皱双眉，打发了一个，还有一个要应付。

“你看，咱们是等他来找呢，还是找了他去？”

他是指理亲王弘皙。在圣祖现存的几十个孙子中，数他的年龄最长，世故甚深，为人又是阴鸷雄猜一路，加以有班羽翼护卫，是个很难对付的人。

鄂尔泰考虑了一下答说：“以不变驭万变。如果先去找他，倒像亏负了他什么似的，先就落下风了。”

“说得不错。”庄王坐下来：“把海望找来，商量接灵吧！”